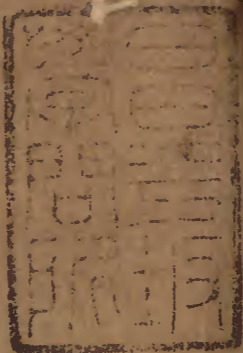


困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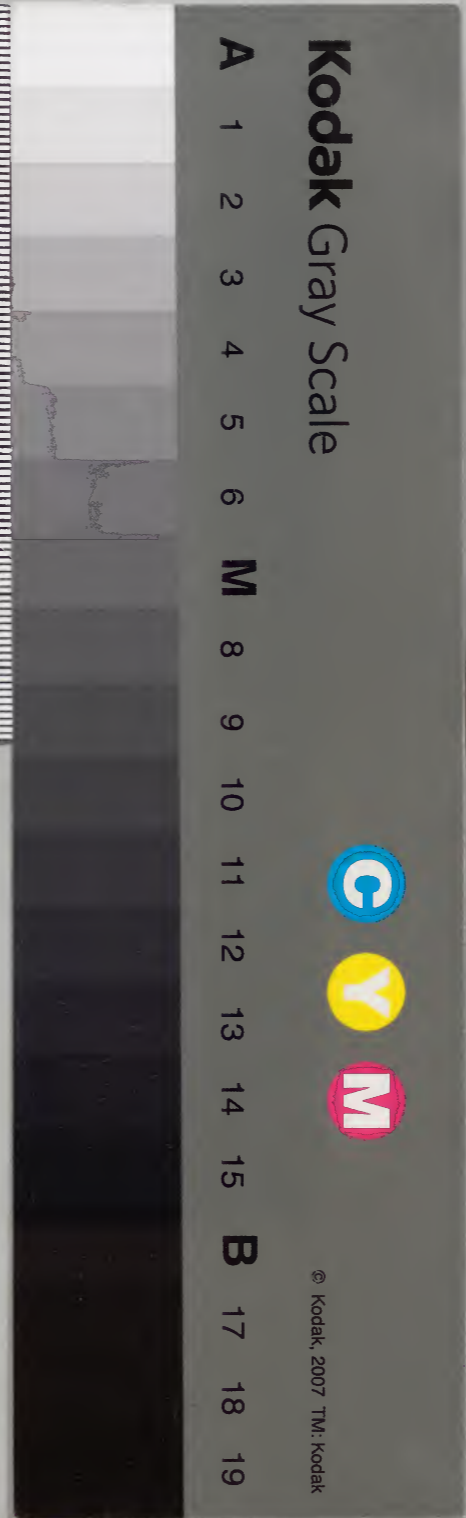
一三四



漢書門			
九	四	五	三
七	一	三	類
三	六	函	架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九	九
函	函
一	三
架	冊
號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53
冊數	3 (2)
函號	299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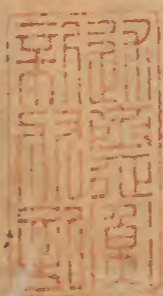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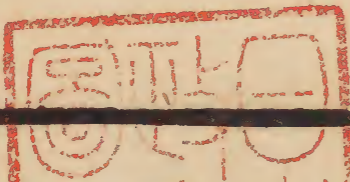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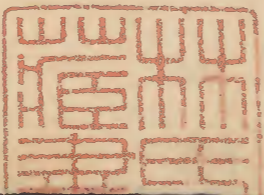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困知記續卷上

凡八十章

淺草文庫

異端之說自古有之考其為害莫有過於佛氏者矣
 佛法初入中國惟以生死輪迴之說動人人之情
 莫不貪生而惡死苟可以免輪迴出生死安得不
 惟其言之聽既有求於彼則彼之遺君親滅種類
 凡得罪於名教者勢不得不姑置之然吾儒之信
 之者猶鮮也其後有達磨者至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以為一聞千悟神通自在不可思議則其說之
 玄妙迥非前日比矣於是高明者亦徃徃惑焉惑



及於高明則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何哉蓋高明之士其精神意氣足以建立門戶其聰明才辨足以張大說辭既以其道爲至則取自古帝王精一執中之傳孔門一貫忠恕之旨克己爲仁之訓太學致知格物之教中庸性道中和之義孟子知言養氣盡心知性之說一切皆以其說亂之真妄混淆學者茫然莫知所適一入其陷穽鮮復能有以自拔者故內之無以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而俗敗不但可爲長太息而已向非兩程子張子朱子身任斯道協心并力

以排斥之吾人之不變於夷者能幾何哉惟數君子道德之充備學術之純深辨論之明確自孟子而後莫或過之故其言一出聰明豪傑之士靡不心服近者親而炙之遠者聞風而起相與爲之羽翼以推行其說於天下者繩繩不乏迨我

聖祖出位隆君師興學育才一以五經四書及數君子之說爲教則主張斯道者又誠有所賴矣故自朱子沒迄今三四百年天下之士非聖賢之學不講而所謂禪學者以之滅息是豈一人一日之力哉夫何近世以來乃復潛有衣鉢之傳而外假於

道學以文其說初學之士既莫能明乎心性之辨
 世之老師宿儒又往往不屑究心於所謂禪者故
 其說之興能救正者殊鮮而從之者寔繁有徒其
 志將以求道也曾不知其所以非道也豈不誤
 哉愚也才質凡下於數君子無能為役但以初未
 學禪而偶嘗有悟從事於吾儒之學也久而性命
 之理亦粗若有見焉故於異同之際頗能辨別雖
 嘗著之於策傳之吾黨庶幾愛助之萬一時復披
 閱則猶病其說之未詳懼無以解夫人之惑也記
 於是乎有續云

佛氏之所謂性覺而已矣其所謂覺不出乎見聞知
 覺而已矣然又有謂法離見聞覺知者豈見聞知
 覺之外別有所謂覺邪良由迷悟之不同爾後來
 其徒之桀黠者因而造妖捏怪百般作弄神出鬼
 沒以逞其伎倆而聳動人之聽聞祇為眾人皆在
 迷中不妨東說西說謂莫能與之明辨也今須據
 他策子上言語反覆異同處一一窮究以見其所
 謂性者果不出於見聞知覺別無妙理然後吾儒
 之性理可得而明有如士師之折獄兩造具備精
 加研覈必無以隱其精矣其精既得則是非之判

有_レ如_レ黑白_レ至此_レ而猶_レ以_レ非_レ為_レ是_レ不_レ幾_レ於_レ無_レ是非_レ之_レ心者乎

達磨者禪家之初祖也其傳法二祖時嘗謂之曰吾觀震且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遂併授之自後其徒皆尊信此經以為祕典則今所宜按據以窮究其所謂性者無出此經此經凡四譯四卷者乃劉宋時譯本其文頗與澁難讀當出自佛口無疑國初高僧宗泐如玘嘗奉

詔註釋參以唐本亦頗明白但經中言語初無次第散漫不一觀者猝難理會今輒聯比而貫通之以

究極其歸趣遇奧澁處間亦附入註語以暢其義

高明之士有深於其說者當知余言之不妄也

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為名為相為妄想為妄想緣起自性為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為諸識悟則為正智為如如為成自性為人法無

我而諸識轉爲真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爲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卽所謂正智也卽入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卽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

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卽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卽其義也然則佛氏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強

因知言

卷之三

四

合於吾儒以為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磨弟子波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為身處世為入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即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如如只作精魂即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桀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捏出一般鬼怪說話直是玄妙直是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為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

誠知言矣然造妖捏怪不止其徒但嘗畧中某毒者徃徃便能如此吾黨尤不可不知

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第十卷首言諸識有二種一住滅謂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次言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又云畧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為三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又云若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又云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

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真實相不滅非自真實相
 滅但業相滅若自真實相滅者藏識則滅藏識滅
 者不異外道斷見論議又破外道斷見云若識流
 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又云水流處藏識轉識浪
 生又云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又偈云藏
 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
 又偈云凡夫無智慧藏識如巨海業相猶波浪依
 彼譬類通第二卷有云一切自性習氣藏意意識
 習見轉變名爲涅槃註云自性習氣謂衆生心識
 性執熏習氣分藏意識者即藏識與事識由愛

見妄想之所熏習轉變者謂轉藏識事識爲自覺
 聖智境界也有云識者因樂種種跡境界故餘趣
 相續有云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我所說者
 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有云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
 生習氣長養藏識意俱我我所計著心惟因緣生
 不壞身相藏識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
 展轉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
 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註云境界分段者
 六識從六塵生也習氣長養者言六識不離七識
 八識也我我所計著者言七識我執從思惟彼因

彼緣而生不壞身相藏識即第八識謂此八識因於六識能緣還緣曰心所現境界以計著故而生六識能總諸心故云心聚生也展轉相因者八識轉生諸識六識起善起惡七識則傳送其間海喻八識浪喻六識以六塵為境界風境界乃自心所現還吹八識心海轉生諸識若生若滅亦猶依海而有風因風而鼓浪風息則浪滅故云意識滅七識亦滅也又偈云心縛於境界覺想知隨轉無所及勝平等智慧生註云現前一念為塵境所轉故有業縛而本有覺智亦隨妄而轉若了妄即真

離諸有相及至佛地則復平等大慧矣第三卷有云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又云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智境界不出不入如水中月註云根塵及我和合相應而生是識此不知自性相故若知性相則一念靈知不復緣生故云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相惟是一而有離不離之異故云得不得也又偈云心意及與

識遠離思惟想得無思想法佛子非聲聞寂靜勝
進忍如來清淨智生於善勝義所行悉遠離註云
得無思想法則轉識為智此是菩薩而非聲聞智
之始也寂靜勝進忍即如來清淨忍智智之終也
第四卷有云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徧興造一
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凡不覺彼故
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為無始
虛偽惡習所熏名為識藏生無名住地與七識俱
如海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
垢畢竟清淨常生不斷以上註云此隨染緣從細

至粗也若能一念回光能隨淨緣則離無常之過
二我之執自性清淨所謂性德如來則究頭矣有
云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
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註云識藏以
名言者由迷如來藏轉成妄識無有別體故但有
名若無識藏之名則轉妄識為如來藏也有云彼
相者眼識所照名為色耳鼻舌身意識所照名
為聲香味觸法是名為相妄想者施設眾名顯示
諸相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正
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

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以此正智不立
 名相非不立名相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
 生是名如如有云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謂八謂
 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
 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
 流注不壞身生亦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
 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俱相應生剎那時
 不住註云不壞者不斷也攝受意識者以五根攬
 五塵攝歸意識起善起惡有云愚夫依七識身滅
 起斷見不覺識藏故起常見自妄想故不知本際

自妄想慧滅故解脫註云愚夫所知極於七識七
 識之外無所知故因起斷見而不覺識藏無盡見
 其念念相續故起常見由其自妄想內而不及外
 故不能知本際然妄不自滅必由慧而滅也又偈
 云意識之所起識宅意所住意及眼識等斷滅說
 無常或作涅槃見而為說常住註云意由八識而
 起而入識意之所住故謂之為宅以是言之自不
 容以七識身滅而起斷見彼又於意及眼識等斷
 滅處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者此皆凡外自妄想見
 故不知本際如來為是說常住也經中言識首尾

具於此矣。問有牽涉他文者，不暇盡錄。然已不勝其多，亦無庸盡錄為也。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是此佛家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為妄，悟之則為真。苟能滅妄識而契真識，則有以超生死而證涅槃矣。真識即本覺也，涅槃即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邪雖其言反覆多端，窮其本末，不過如此。然驟而觀之者，或恐猶有所未達也。輒以

藏識為主，而分為數類，以盡其義。藏即所謂如來藏也。以其含藏善惡種子，故謂之藏。其所以為善為惡識而已矣。故曰藏識。藏識一爾，而有本有末。曰真相，曰真識，曰真實相，曰無始流注，曰藏識海。曰涅槃，曰平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自性無垢，畢竟清淨，曰識宅，曰常住。此為一類，皆言乎其本體也。曰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曰業相，曰分別事識，曰識浪，曰樂種種跡境界。曰意識，曰生滅等是識，曰識藏，生住地無明，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曰識藏，名曰心意意識。

及五識身曰意及眼識等此為一類皆言乎其末流也曰轉相曰現識曰轉識曰覺想智隨轉此為一類言乎本末之所由分也其言及修行處又當自為一類如曰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曰見習轉變名為涅槃曰妄想識滅名為涅槃曰意識滅七識亦滅曰無所及及勝曰遠離思惟想曰離無常過離於我論曰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曰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凡此皆言其脩行之法也欲窮其說者合此數類而詳玩之則知余所謂滅妄識而契

真識誠有以得其要領矣夫誠者人心之神明耳而可認為性乎且其以本體為真末流為妄既分本末為兩截謂迷則真成妄悟則妄即真又混真妄為一途蓋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為聰明特達者顧不免為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

佛氏分本末為兩截混真妄為一途害道之甚無過於此不可但如此說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為本六識為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

為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只就此四件說取簡而易見爾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為二而以其半為真半為妄哉若夫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即其自然之

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則徃徃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為中國人類之為人類將非幸歟

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註中却多用理字訓釋其說
蓋本他經之文爾嘗見楞嚴有云理則頓悟乘悟
併銷圓覺有云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
諸生死事理二障在楞伽但謂之惑障智障爾非
逃儒歸佛者誰能易之雖其所用理字不過指知
覺而言初非吾儒所謂性命之理然言之便足以
亂真不可不辨

傳習錄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又云道心
者良知之謂也又云良知即是未發之中雍語有
云學問思辨篤行所以存養其知覺又有問仁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答曰人能存得這一點生意
便是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又問所謂生者即活動
之意否即所謂虛靈知覺否曰然又曰性即人之
生意此皆以知覺為性之明驗也

達磨所尊信者惟楞伽凡其切要之言余既聯比而
貫通之頗為論斷以究極其歸趣其所以異於吾
儒者章章明矣自達磨而下其言之亂真者不少
欲一一與之辨明未免失於繁冗將一切置而不
辨又恐吾人嘗誤持其說以為是者其惑終莫之
解也乃雜取其一二尤近似者別白而究言之

達磨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
 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顛宗記
 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
 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
 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
 若真空即清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磨妙圓
 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熟知其所甚
 異者正惟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即人之心程子嘗
 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

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
 氏以寂感為性此其所為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
 為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
 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
 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
 語哉

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眾生
 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
 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
 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

體此卽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
 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
 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
 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
 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
 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
 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
 氣之流通脉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
 史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然則所謂同體
 者亦豈待於採攬牽合以爲同哉夫程子之言至
 言也但恐讀者看得不予細或認從知覺上去則
 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此詩乃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
 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
 極哉此其所以大亂也今先據佛家言語解釋一
 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
 然後明指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者
 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
 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

謂能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
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
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
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
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
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不足深辨
所當辨者三字爾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善提不
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卽萬法
爾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
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

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水
火金石一切視以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
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
用之爾余於前記嘗有一說正爲此等是請復詳
之所謂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
不可此言殊未敢易誠以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
亦定神則動而能靜靜而能動者也以此分明見
得是二物不可混而爲一故繫辭傳旣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矣而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由其實不
同故其名不得不異不然聖人何用兩言之哉然

其體則同一陰陽所以難於領會也佛氏初不識陰陽爲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徧於陰界入則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爾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然人心之神即陰陽不測之神初無二致但神之在陰陽者則萬古如一在人心者則與生死相爲存亡所謂理一而分殊也佛氏不足以及此矣吾黨之士盍相與精察之

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

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耶汾州無業有云見聞知覺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界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此二人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於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邪蓋無業是本分人說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覺知爲性便對其人捏出

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蓋桀黠者之情狀每每如此嘗見金剛經明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佛與象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即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中有兩段語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論聲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為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為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離」字余前章論之悉矣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

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法常欲離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爾

大慧禪師宗泉者當宋南渡初為禪林之冠有語錄三十卷頃嘗徧閱之直是會說左來右去神出鬼沒所以能聳動一世渠嘗拈出一段說話正余所

欲辨者今具于左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那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

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宗泉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主張底一箇破

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
 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
 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欲吾人識其所
 以不同處蓋引而未發之意今偶為此異同之論
 所激有不容不盡其言者矣據慧忠分析語與大
 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
 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
 道是亦得即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即
 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
 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

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邪誠以
 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
 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花竹之身之外吾所
 謂天命率性在鳶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
 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謂可同年而語
 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程子
 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
 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為性所以於花竹上便
 通不去只得以為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
 大種色為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

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宗杲於兩家之說更不拈動總是占便宜却要學者具眼殊不失為人之意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矣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

宗杲嘗謂士人鄭尚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王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實是虛妄前此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為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直邪

杲答曾夫游侍郎第二書說得他家道理直是明盡渠最善捏怪却有此等說話又不失為本分人也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

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腳踏著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肝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

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失腳踏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說

杲示真如道人有云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若種子若在性地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入魔軍類又答呂舍人書有云若依此做工夫雖不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為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念奪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况一念相應邪又答湯丞相書有云若存心

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墮諸惡趣換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此等說話只是誘人信嚮豈可為憑人情大抵多貪都不曾見箇道理貪今生受用未了又要貪來生受用安得不為其所惑也易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生死輪迴決無此理萬有一焉只是妖妄為學而不能無疑於此則亦何以窮理為哉

杲答呂舍人書有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即時悟處心無所之是做工夫處其做工夫只看話頭便是如狗子無佛性鋸解秤錘栢樹子竹篋子麻三斤乾屎橛之類皆所謂話頭也余於栢樹子話頭嘗驗過是以知之然向者一悟之後佛家書但過目便迎刃而解若吾聖賢之微詞舉旨竟不能通後來用工久之始知其所以然者蓋佛氏以知覺為性所以一悟便見得箇虛空境界證道歌所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是也渠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境界悟者安有不省若吾儒之所謂性乃帝降之衷至精之理細入於絲毫杪忽無一非實與彼虛空境界判然不同

所以决無頓悟之理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畧見此
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合而為一彌縫雖巧敗
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
畢竟何益之有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
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
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
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
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為空
過持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

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闍家老子手中鐵棒此
是愚人所為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
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日盛
但其力稍可為者靡不爭先為之導之者固其徒
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
誦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
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
彼盖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
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為禪家初祖宗杲檀名
一代為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

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脫乃欲誦事上佛木佛以僥倖於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執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余是用表而出之更有丹霞燒木佛一事亦可以

解愚夫之惑

儒書有五行佛家便言四大儒書有五事佛家則言六根其蹈襲邪抑偶同邪是不可得而知也然名物雖相似其義理則相遼絕矣四大有風而無金木楞嚴又從而附益之揣摩湊合都無義理只被他粧點得好故足以惑人朱子嘗言佛書中惟楞嚴最巧頗疑房融竄入其說看來此事灼然無足疑者且如楞伽四卷達磨最所尊信其言大抵實實而近乎拙有若欲盡其意而未能者佛一人爾人一口爾以二經較之不應其言之工拙頓異如

此此本無足深辨但既攻其失則亦不可不知又以見佛學溺人之深有如是之才而其心為之役殊可嘆也

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邪是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宗泉取之嘗見泉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出此頌第三句即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如此論語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韓子之闢佛老有云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善哉言乎自今觀之其幸也未若其不幸之甚景德傳燈錄所載舊云千七百人其瑣瑣者姑未論若夫戒行之清苦建立之精勤論辨之通明語句之超邁記覽之該博亦何下百十人此其人亦皆有過人之才要為難得向使獲及吾聖人之門而取正焉所成就當何如也而皆畢竟落空以死嗚呼茲非其不幸之甚而何

吾儒之闢佛氏有三有真知其說之非而痛闢之者
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未能深知其說而常喜
闢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實專用其說而
陽闢之者盖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
似是之非固為難辨至於訶佛罵祖之機作則其
辨之也愈難呵可畏哉

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
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
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即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
罪過誅絕之意凜然辭氣之表矣夫既不足以開

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尚何
周徧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盖
神化周徧深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
謂神化周徧深微者也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之謂也他日
程子又嘗有言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
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夫陰陽晝夜死生古
今易之體也深微者易之理神化者易之用也聖
人全體皆易故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
物而不遺佛氏昧焉一切冥行妄作至於滅絕彝

倫而不知悔此其所以獲罪於天有不可得而贖者吾儒之誅絕之亦惟順天而已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程子曰佛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意極圓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為性爾故非但無以方外內亦未嘗直也當詳味可以二字非許其能直內之辭

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得明也本既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不得呂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遊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及謂二程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為形而上者邪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較淺由至矣

張子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氷者歟此言與程子本心之見相合又推到釋氏窮處非深知其學之本末安能及此
程張關佛氏之言見於遺書及正蒙考以矣今但舉

其尤切要者著於篇以明吾說之有旨其餘皆
吾人之所通習無庸盡述也

朱子關佛氏之言比之二程子張子尤爲不少今亦
無庸盡述錄其尤著明者一章凡今之謗朱子者
無他恐只是此等處不合說得太分曉未免有所
妨礙爾朱子嘗語學者云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
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舞得許多聰明豪傑之
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污濁底事他是
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或曰彼以知覺運動爲
形而下者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

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
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
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
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
得兩邊末稍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會識如知覺
運動是其上一稍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稍也或
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者亦自不信曰雖有
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
煞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
沒理會捉摸他不得你道他如此說又說不如此

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曰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觀此一章則知愚前所謂洞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誠有據矣

朱子語類有云道謙言太藏經中言禪子病脾時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謙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日便無事李延平所稱謙開善者必此人也謂朱子嘗從渠用工夫來於此可見然朱子後來盡棄前習以歸于正非全具知仁勇三德不能其為百歲師也殆無愧矣

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于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為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榮禱經咒符錄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為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

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錄大抵皆秦漢間方
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
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
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榮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
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
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
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講張爲
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
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
亦無所措其辭矣

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
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
真惟佛氏爾

列子莊子出入老佛之間其時佛法未入中國也而
其言之相合者已自不少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安有華夷之別古今之
異邪理固然矣聖人所見無非極致則雖或生於
千百世之上或生於千百世之下或相去千萬里
之遠其道安有不同故凡謂佛爲聖人者皆非真
知聖道者也

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韓子之言是也然佛
 學在唐尤盛在宋亦盛夷狄之禍所以相尋不絕
 何足怪哉程朱教君子相繼而出相與推明孔孟
 之正學以救當世之淪胥者亦既諄諄懇懇而世
 莫之能用也直至我朝其說方盛行於天下孔
 孟之道於是復明雖學者之所得不必皆深所行
 不必皆力然譬諸梓匠輪輿必以規矩巧或不足
 終不失為方貞亦足以成器而適用矣近來異說
 紛起直欲超然於規矩準繩之外方貞平直惟其
 意之所裁輒哉輒哉此書殊可念也有世道之責
 者不遠為之慮可乎

朱子嘗言伊川性即理也一語便是千萬世說性之
 根基愚初發憤時常將此語體認認來認去有處
 通有處不通如此累年竟不能歸一却疑伊川此
 語有所未盡朱子亦恐說得_レ通難為必信也遂
 姑置之乃將理氣二字參互體認認來認去一般
 有處通有處不通如此又累年亦竟不能歸一心
 中甚不快以謂識見有限終恐無能上達也意欲
 已之忽記起雖愚必明之言又不能已乃復從事
 於伊川之語反覆不置一旦於理上分殊四字有

箇悟處反而驗之身心推而驗之人人又驗之陰陽五行又驗之鳥獸草木頭頭皆合於是始渙然自信而知二君子之言斷乎不我欺也愚言及此非以自多蓋嘗屢見吾黨所著書有以性即理為不然者只為理字難明往往為君子之所妨礙纔見得不合便以先儒言說為不足信殊不知工夫到後雖欲添一箇字自是添不得也

理無往而不定不定即非所以為理然學者窮理須是看得活不可滯泥先儒多以善觀為言即此意也若看得活時此理便活潑潑地常在面前雖然如此要添一毫亦不得減一毫亦不得要擇高一分亦不得放下一分亦不得以此見理無往而不定也然見處固是如此向使存養之功未至則此理終非已有亦無緣得他受用文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窮理譬則觀山山體自定觀者移步其形便不同故自四方觀之便是四般面自自四隅觀之又各是一般面目面自雖種種各別其實只是此一山山之本體則理一之譬也種種面目則分殊之譬也在人所觀之處便是日用間應接之實地也

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若於轉折處看得分明自然頭頭皆合程子嘗言天地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則來者應來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循環無已理無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應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無私欲之累故感應易感而靡常夫感應者氣也如是而感則如

是而應有不容以毫髮差者理也適當其可則吉反而去之則凶或過焉或不及焉則悔且吝故理無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通處說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冲和之氣自為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為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余自入官後嘗見近時十數種書於宋諸大儒言論有明詆者有暗詆者直是可疑既而思之亦可憐

也坐井觀天而曰天小不自知其身在井中爾然
或往告之曰天非小也子盍從井外觀之彼方溺
於坐井之安堅不肯出亦將如之何哉嗚呼斯固
終歸於愚而已矣

諸大儒言語文字豈無小小出入處只是大本大原
上見得端的故能有以發明孔孟之微旨使後學
知所用力之方不為異說之所迷惑所以不免小
有出入者蓋義理真是無窮其間細徧曲折如何
一時便見得盡後儒果有所見自當信得及於其
小小出入處不妨為之曰亦先儒以俟後之君子

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
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每嘗
玩味此章所謂不得其正者似只指心體而言章
句以為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乃第二節事似
於心體上欠却數語蓋心不在焉以下方是說應
用之失視聽飲食一切當面蹉過則喜怒憂懼之
發鮮能中節也可知故欲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
其義明矣又詳有所二字只是說人情偏處蓋人
之常情有多喜者有多怒者有多懼者有多憂者
但一處偏重便常有此一物橫在胸中未免礙却

正當道理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臾忽也
大抵大學正心工夫與中庸致中無異中庸章句
所謂至靜之中無少偏倚便是心得其正之狀也
蔡介夫嘗述王端毅公語謂經進進講此章每句
貼一先字以為未當看來情既有偏則或先或後
皆能為病但不可指殺一處說爾公所著有石渠
意見一編與朱子頗有未合處舊嘗一見之惜未
及詳讀也

近時格物之說亦未必故欲求異於先儒也祇緣誤
認知覺為性纔干涉事便說不行既以道學各

置格物而不講又不可以致知二字畧與其所見
相似難得來做箇題目所以別這一般說話要將
物字牽拽向裏來然而畢竟牽拽一得分定故也
向裏既不得向外又不通明是兩無歸著盡於此
反而思之苟能姑舍其所已見者虛心一意懇求
其所未見者性與天道未必終不可見何口費盡
許多氣力左籠右罩以重為誠意正心之累哉
論語首篇首以學為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
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時
習之功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

所以教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脩行皆要時
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充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
謂效先覺之所為亦不出四者之外若如陸象山
之說只一箇求放心便了然則聖門之學與釋氏
又何異乎

中庸首言戒懼慎獨即大學正心誠意工夫似少格
物致知之意何也蓋篇首即分明指出道體正欲
學者於言下領會雖不言知而知其中矣末章
復就下學立心之始說起却少知字不得所以說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曰近日自曰微皆

言乎其本體也性也曰遠曰風曰顯皆言乎其發
用也道也知此則有以見夫內外本末初無二理
戒懼慎獨方有著力處故曰可與入德矣大學所
謂知至而后意誠心正其致一也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
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
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
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為
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
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

因夫言 卷之三 三一
覺其底是覺斯道其底是覺斯民正斤其認知覺
爲性之謬爾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
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學爲
哉

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間
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
然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智
凡其燦然截然判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此仁
之所以包四德而爲性之全體也截然者即其燦
然之不可移者也判然者即其截然之不可亂者
也名雖有四其實一也然其所以如是之渾然燦
然截然判然莫非自然而然不假纖毫安非布置
之力此其所以爲性命之理也

上夫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邪然自知道
者觀之即事即物此理便昭昭然在心自之間非
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
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爲極致與
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
果然見到卓爾處異說如何動得

以覺言仁固非以覺言智亦非也蓋仁智皆吾心之

定理而覺乃其妙用如以妙用為定理則太傅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果何別耶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曾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為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掩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

先天圖最宜潛玩性命之理直是分明分陰分陽太極之體以立一陰一陽太極之用以行若玩得熟時便見得一本之數萬殊萬殊之原於一本無非自然之妙有不知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上諸儒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有高下爾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為道理但當求之於心書可不必讀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苦求解看來若非要作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以讀書為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

禍象山其罪首哉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看來說得道理分明自是難事見之不真者不待論亦有心下了了而發脫不出者却是口才短也此則須要涵養涵養得熟終久說出來亦無病痛若本無實見而揣摩想像以爲言言語雖工文字雖妙其病痛必不能免

邵子觀物外篇有云氣一而已主之乾也朱子易本義所謂天地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爾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與邵說合又云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于有無生死之間無方而不測也如此則神別是一物與朱子所謂氣之精英不恰之際學者不可不致思也

邵子有神無方而性有質一言亦見得好但質字未善欲作定字亦未知如何大抵理最難言得失只在兩字上故易文言有脩辭之訓只要說得端的便是立其誠也

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却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下待主張而自

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
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而發張者便
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慎獨工夫
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凡為長者糞之
禮必加帝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
箕自向而扱之並坐不橫眩
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
是粗迹感應之理便在其中
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無大小故也若於
事物上無所見談玄說妙有何交涉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便是天理程子此言最盡
最好尋思若讀書不精此等至之言都當面蹉
過矣

天地人物止是一理然而語天道則曰陽語地道
則曰剛柔語人道則曰仁義何也蓋其分既殊其
為道也自不容於無別然則鳥獸草木之為物亦
云庶矣欲名其道夫豈可以一言盡乎大抵性以
命同道以形異必明乎異同之際斯可以盡天地
人物之理

洪範之五行在大禹謨則謂之六府皆以其質言之

人之所賴以生者也。蓋五行之質，惟人有以兼而用之。其他有知之物，或用其二，或用其三，更無能用火金者。此人之所以靈於萬物也。歟。若夫創制之始，裁成之妙，聖人之功，誠所謂萬世永賴者矣。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本邵子第一親切之言。其子伯溫解註，却說得胡塗了。

李習之雖嘗闢佛，然陷於其說而不自覺。復性書有云：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能復其性也。觀乎此言，何以異於佛氏。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為聖人之徒邪。且其書三篇，皆及死生之尤，可見其意之所主。

陸象山與詹子南書有云：日享事實之，即語錄中所謂此理已顯者也。其與晦翁辨無極書所謂言論未詳事實先著，余嘗意其指識此心為事實，今始驗得分明。

包頭道所錄象山語有云：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按傳燈錄智通禪師臨終有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

見誰是我般人不知象山之言其偶同邪抑真有取於智通之說也

元之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二人魯齋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致位通顯雖未得盡行其志然當其時而儒者之道不廢虞伯生謂魯齋實啓之可謂有功於斯文矣草廬初年篤信朱子其進甚銳晚年所見乃與陸山合其出處一節自難例之魯齋若夫一生倦倦焉羽翼聖經終老不倦其志亦可尚矣

劉靜修天分甚高學博才雄議論英發當時推重殆

與許魯齋吳草廬等然以愚觀之謂之有志於聖人之道則可謂其有得乎聖人之道恐未然也姑舉所疑之一二以俟知言者焉退齋記有云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洒然而無累變通不可窮也即如其言則是所謂道體者當別為一物而立乎事物之外而所謂事物者不容不與道體為二苟有肖焉亦必有弗肖者矣夫器外無道道外無器所謂器亦道道亦器是也而顧可一之乎又叙學一篇似乎枝葉盛於根本其欲令學者先六經而後語孟與程朱之訓既不相合又令以詩

書禮為學之體春秋為學之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此言殊為可疑夫易之為書所以教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苟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學易之能事畢矣而又何學哉性命之理他經固無不具然未有專言之如易之曰有易苟未明他經雖有所得其於盡性至命窮而靜修言之乃爾其易語曰其難言之得無訛乎苟嘗實用其工不應若具之易其言也得非所取者博而勇於自信過歟又嘗評宋諸儒謂邵至大周至精程至正朱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初聞其言殊若可喜徐而詳之未為當也孰有精而不正正而不大者乎若出處之際議者或以其不仕為高亦未為知靜修者當賦其心惟知有元而已所以為言如是其悉不仕果何義乎其不赴集賢之召實以病阻蓋踰年而遂卒矣使其尚在固將相時而動以行其所求之志必不肯自安於隱逸之流也然則靜修之所為可重者豈非以其有志於聖人之道乎哉

劉靜修之譏許魯齋頗傷於刻苟能無失其正雖進

退無恒未為過也竊謂魯齋似曾子靜修似子路其氣象既別所見容有不同

不仕固無義然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莫不有義存焉

先儒之論可謂明且盡矣矧求之聖門具有成法

為其學者或乃忽焉而不顧將別有所見耶

凡事皆有漸其漸方萌是即所謂幾也 曰知幾其

神乎難其人矣

邵國賢簡端錄近始見之於文 多所發明性命之

理視近時道學諸君子較有說得親切處春秋論

斷其辭尤確獨未知盡合聖人之意否也然其傳

而不雜如此可敬也夫

因時制宜一語最好即所謂義之與比也動皆合義

則天理周流而無間而仁亦一是矣是故君子之

用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惟其時而已

時宜用剛而剛時宜用柔而柔只是大 如此須知

剛之用不可無柔柔之用不可無剛無柔以濟其

剛或足以致悔無剛以制其柔或足以取吝

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處觀之靜亦動

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此可為知者道爾

規模寬大條理精詳最為難得為學如此為政亦如

此斯可謂真儒矣

所謂無意者無私意爾自日用應酬之常以至彌綸參贊之大凡其設施運用斟酌裁制莫非意也云胡可無惟一切循其理之當然而已無預焉斯則所謂無意也已

凡經書文義有解說不通處只宜闕之千代悠邈編簡錯亂字畫差訛勢不能免必欲解求通則鑿矣自昔聰明博學之士多喜做此等工夫似乎枉費心力若真求道斷不在此

忠信二字吾夫子屢以為言此實人道之本也常人無此猶不可以自立於鄉黨况君子之學期於成

已成物者乎若於忠信有所不足則終身之所成就從可知矣

成已成物便是感應之理理惟一爾理則物我

俱成故曰合内外之道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喻於義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上達則進於聖賢下達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有人於此或以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之者至於義利之際乃或不知所擇果何說邪

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
 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
 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
 乎

程子論大學則曰學者必由是而學焉 庶乎其不

差矣論語孟則曰人只看此二書切終身儘

多也論中庸則曰善學者玩索而有而則終身

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為人之意何其倦倦若是哉

愚於此四書童而習之今始首矣差則幸而免至

來其切已受用處殊覺空空疎庸書以識吾愧耳以

申告吾徒之讀四書者

困知記續卷上 終

往年嘗述愚見為困知記兩卷蓋欲以告初學之

士使不迷其所向焉爾惟理至難明愚言且拙

意有未盡乃復筆為是編雖詞若稍繁或頗傷直

區區之意誠亦有不得已者世有君子必能亮之

續刻完因贅此於末簡嘉靖辛卯夏六月丙辰

菴書

困知記續卷下

凡三十三章

癸巳春偶得慈湖遺書閱之累日有不勝其慨嘆者
痛哉禪學之誤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頓悟之機實
自陸象山發之其自言忽省此心之清亦忽省此
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而釋迦所謂
自覺聖智境界也書中千言萬語徹頭徹尾無非
此箇見解而意氣之橫逸辭說之猖狂比之象山
尤甚象山平日據其偏見橫說豎說直是果敢然
於聖賢明訓有所未合猶且
筆過未敢公

然叛之慈湖上自五經

其說但與

其所見合者則以為是與其見不合者雖明出於孔子輒以為非孔子之言而大學一書工夫節次其詳如此頓悟之說更無隙可投故其詆之尤力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訓又往往肆其邪說以亂之剝實為虛揉直作曲多方牽合一例及排惟其偏見是就務令學者改視易聽貪新忘舊日漸月漬以深入乎其心其敢於侮聖言叛聖經疑誤後學如此不謂之聖門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未聞有能鳴鼓而攻之者及從而為之役果何見哉

人心道心之辨只在毫釐之間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聖人孰分別也體之靜正有常而用之變化不測也須兩下且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之於吾儒所以似是而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耳慈湖之志於道不為不篤然終蔽於所見直以虛靈知覺為道心夫安得不謬乎集中已易一篇乃其最所用意以誘進學徒者袞袞數千語將斷而復續左援右引陽開陰闔極其馳騁之力茫茫乎若無涯涘可窺然徐究

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心於四生之易絕不相干參之佛氏之書則真如和節之合試舉一二以槩其餘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為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即其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

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也提作用是性一偈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暗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它自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鳥也魚躍于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非世界名世界也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目即其義也凡篇中曰已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為禪學也固昭昭矣認紫為朱明是大錯乃敢放言無忌謂自生民以來未有也吾之全者吾不知所謂吾者果何物耶夫

以周公孔子

皆天下之大聖其述也

執中之旨

而所謂中者決非靈覺之言也惟人人有之乃至
事事有之物物有之慈湖顧獨未之識耳誠有以
窺見其全已易其敢作平閱斯集者但看得此篇
破時譬之破竹餘皆迎刃而解矣

吾聖賢之言與佛氏之言殊不相入謂儒無二道
決非知道者也慈湖所引經傳如止闡天地發育
萬物等語皆非聖賢本旨然假之以成就其說切
恐將來疑誤後學不淺故不得不明辨之程子嘗
言聖人本天佛氏本心此乃灼然之見萬世不易

之論儒佛異向實判於此是故天叙有典吾則從
而惇之天秩有禮吾則從而庸之天命有德則從
而章之天討有罪則從而刑之克綏厥猷本於上
帝之降衷脩道之教本於天命之在我爾謂聖人
本天者如此其深切著明也以慈湖之聰明宜若
有見乎此何忍於叛堯舜湯孔而以心法起滅天
地又任情牽合必欲混儒佛於一途邪蓋其言有
云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
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又云意消則本
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無體無際範圍

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此等言語不謂之以心法起滅天地謂之何吉人之常情大抵悅新奇而慕高遠故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學者於此苟能虚心遜志無所偏主而執吾說以審其是非之歸將不為其所惑矣

愚嘗謂人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非臆說也乃審凡也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為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平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以為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萬物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即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為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說者之所能識邪况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在豈其常住不

滅無是理也慈湖言

欲私造

化以為己物何其不知量也言曰夫大人者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

便是的確

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於天自然非

人之所為也聖人所謂無思無為而心自謂何思

何慮以曉夫懂懂往來者耳書曰心曰曆曆作聖

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

無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

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

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於此断断乎其不可

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

以頓悟為主必欲掃除凡屏絕思慮將四方八

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

閉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

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

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為害非細

言之不覺縷縷不識吾黨之上以為何如如欲學

為佛邪慈湖之書宜大忍廢必欲學為聖人則固

有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說不彼講張為多者
又何足以溷吾之耳目哉

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言出於孔叢子初若可疑及考其全文首尾亦頗明白聖字自不須看得重而其意義亦非此句所能盡也慈湖獨摘此一句處處將來作弄豈有他哉蓋此句實與佛家即心是佛之言相似其悟處正在此故欣然取以為證使人無得而議焉更不服顧其下文義何如也請究言之子思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莫由子曰由乎心之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

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病諸切詳問意蓋以理事情皆所當審而欲知所以審之之由夫子遂以由乎心答之而申言心之妙用如此蓋聖者通明之謂人心之神無所無所不通故能推見事物數究知事物之理物理既得夫復何疑若於形迹之粗必欲一一致察則雖聖人亦有未易能矣玩其辭詳其義可見能通之妙乃此心之神而所通之理是乃所謂道也若認精神以為道則錯矣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雖非判然二物而實不容於

一言

所以兩言

之道道之在人則道心具之在人則人心是也若此處錯認焉往而不錯乎或疑所通之理為道則道乃在乎事物而不在吾心殊不知事物之理與吾心之理一而已矣不然何謂一以貫之何謂合內外之道

因閱慈湖遺書有感偶賦

三言 余風細雨釀輕

寒掩卷長吁百慮攢不是 美天 付定中華那復

有衣冠裝成戲劇逐番新任逼真時總不真何事

貪看忘晝夜只緣聲色解迷人鏡中萬象原非

心上此兒却是真須就這些明一貫莫將形影弄

精神書曰道心惟微程子曰心道之所在微道之

體也解得極明此兒二字乃俗語邵康節詩中嘗

用之意與微字相類 我所以通貫為一只

是此理而已如一線之貫 珠提起 都在掌握

故盡已之性便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而參

天地慈湖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

量之中是將形影弄精神也殊不知鏡中之象與

鏡原不相屬提不起按 不籠放不開安得

謂之一貫也

慈湖所引論語知及之

知慧也仁能

守之以合佛氏之所言言之言慧不二謂之圓明
慈湖蓋以此自處其門人頗有覺者則處之日月
至焉之列乃慧而不足於定者也觀慈湖自處之
意豈但與三月不違仁者比肩而已哉大哉一歌
無狀尤甚凡為禪學者之不孫矣

慈湖紀先訓內一條云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
習學者宗仰語錄流行人服其篤行遂信其說其
說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其所指乃伊
川程先生也何以知之蓋慈湖嘗與學者講與

有所不知不能之說因議及伊川又回護數語云
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
辨明耳家庭議論如出一口決非惛然之故得無
以其所覺者為極致遂敢於自大邪夫以大舜之
聖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非是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而已凡伊川與其門人之所講習無
非人倫庶物之理千萬世之所通行者也安有千
萬世之所通行者而可目之為小道哉若謂大道
混成不容分析則伏羲既畫八卦又重為六十四
卦文王繫卦周公繫爻孔子作傳又出許多文

字何其不憚煩也安知千條者無非太極之實體苟能灼見其精微之妙雖毫分縷析自不害其為一伊川所作易傳蓋深得四聖之心者也顧可以小道目之邪必如其言則是大道不在伏羲舜文周公孔子而黃面瞿曇獨得之矣害斯道者非若人而誰

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尔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真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傳文約礼吾夫子

有明訓矣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理之一者可見既有見矣必從而固守之然後應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傳約所以為吾儒之實學也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片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為何如而顧以理為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誠切中其病矣慈湖訓語有云近世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

胸中初無如許意

度其怕這理字也不亦甚乎

人骨中固自清明

瑩徹然於中則曰允執方矣且以不踰豈是漠然

蕩無主宰而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

作自止真如水泡之自生自滅乎哉必不然矣且

吾儒若除箇理字不講更講何事若見得此理真

切自然通透洒落又何有於安排布置之勞為此

言者適以自狀其不知理焉尔

慈湖遺書不知何人所編初止十八卷有目錄可考

皆自諸稿中選出續集二卷又不知出自何人自

十八卷觀之類皆出入經傳不雜以佛氏一語

以知編者之慮至深吾雖目為禪學人或未必盡

悟及觀至續集則辭證具備亦其勢終有不可得

而隱者如炳講師求訓奠馮氏妹詞三首已自分

明招忍尚何說哉程子嘗論及佛氏以諸昔之惑

入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若慈湖者

天資亦不為不高矣乃終身為禪學所誤今其書

忽傳於世有識之士固能灼見其非亦何庸多辨

惟是區區過慮自有所不能已爾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理未易明也

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

或然其止之謂義

自體道者言之心與

義心與理一則該實動靜其然也 理一則

動中有靜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

之合理即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

也有以間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學而能復其本

體之一邪曰敬

虞書之所謂道心即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

已發看若認道心為已發則將何者以為大本乎

愚於此所以不能無少異於朱子者前已有說平

生所見此為至先比年反覆窮究益信此論之不

容易也

允執厥中之中先儒專以無過不及者似乎未盡竊

詳其義當與中庸之中司體用兼舉而無遺斯為

聖道之大全也仲虺之誥右云王懋昭大德建中

干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其言亦兼體用可見先

聖後聖其揆一也

舍已從人非見得道理透徹安能及此人所以固執

已見善言更不能入於心是則復有一種性

資輕快聞言便轉然

所謂舍已從人者豈

而已矣

舜命禹曰予違汝弼汝無所不安言不而巳矣

後言者邪益之告舜則以違道從欲為戒禹則以

慢遊傲虐為戒臯陶則以叢脞為戒舜亦曷嘗有

此數者之失邪蓋其君臣相與至誠懇切惟欲各

盡其道而無毫髮之歉故常致謹於未防防讀

書者能識虞廷交相儆戒之心斯可以事君矣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時中之謂也

秦誓一篇有可為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

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

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往帝王之

治其殆庶幾乎

鹿鳴之詩雖云上下通用要非賢人君子不足以當

之今以鹿鳴名宴以賓禮初升之士行之不為不

厚矣聽其歌飲其酒能無感動於其心夫然而周

行之示能言者皆可勉也視民不桃則非聲音笑

貌之所能為矣不如是將何以答主人之盛禮而

稱其為嘉賓也邪

樂記所舉欲與好惡大學所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

非等是人情但名言之不下耳凡情之發皆根於性其所以爲善爲惡係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辟與不辟而已樂記大學中庸三說足以互相發明孟子道性善故所舉四端主意只在善之一邊其說終是不備但以大學證之亦可見矣哀矜猶惻隱也賤惡猶羞惡也畏敬猶恭敬也如發而皆當又何辟之可言哉此可見人之危矣危字着在中間操持向上則極中唐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放縱趨下則如樂記所謂大亂之道固理勢之所必至也

漢高帝紀云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夫人夢中所遇從未聞在他人有見之者中唐所謂心殊費分疏若太公所見者誠然則非夢媪夢則太公之所見者妄矣

漢武帝表章六經而黃老之說遂熄吾道有可行之兆矣然終帝之世未見其能有行豈其力之不足哉所不足者闕睢麟趾之化爾善乎及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可欠學術不可知然觀乎

深達為治之本

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之禍宋太

正

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間病源所在不可知兼德一規模不定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一法致治乎有

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為為

欲以救德宗之偏度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且於停大之北或有小補焉爾議法者未可執定論正德間愚嘗建白此事而并遷之說大意以為超遷之法與久之法相為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此蓋區區素見因他策忤用事者疏竟寢取士之法宜有變通士行修然後民德歸厚治本無切於此

孟子之學亦自明而裁其極理未必便造其極理

義然其告公孫丑

子勿求於氣而言

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皆與孟子相

該養字爾吾儒之學會此更無是處然異學亦有

假之以文其說者不可不明辨之

凡聖賢言語須是看得浹洽義理方盡若決定一處

將來硬說其他說不通更不成就得一

箇偏見何由得到盡心地位邪

有仁人心也一語便要硬說心即是仁獨不思

仁存心仁義禮智根於心其言亦出於孟子又將

何說以通之邪孔子之稱顏淵亦曰其心三月不

違仁仁之與心固當有辨須於此見得端的

謂之識仁

程子曰以吾觀於儒釋事是句句合而不同夫

既曰事事是句句合矣何以又曰不同此正所謂

毫釐之差也且如吾儒言性彼亦言性吾儒言性

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豈不是句句

合然吾儒見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別彼則混然無

別矣安得同

天地鬼神陰陽剛柔仁義雖無

並其其實天該乎

地神該乎鬼陽該乎陰剛該

該乎義明乎

此說其於道也思過半

義理愈窮究愈見細密到得愈細密處

唯為言一

字未安或反累其全體故有志於明道者

不容易若可增可減可移可換吾未敢以為知言

也

佛氏之學不知人物之所自來新

經世儒而

佛者自以為有得矣至於經

若非

聖人道邈即一步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

得正所謂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爾內外本末

既不免分為兩截猶譊譊然動以一貫藉口

人所謂一以貫之者果如是乎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亦若是

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終身

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

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

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

因知記續卷下 終

山林日長別無所事劄記之續時復有之然
矣偶閱慈湖遺書不覺又有許多言語夫學
講聖人以爲憂余言雖多
辨明此學作

也於初學之士或者未
而并刻之蓋其言間有互相發明者良言乃一而
故其卷亦分爲上下云

嘉靖癸巳夏五月戊申整菴識

困知記三續

凡三十六章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程子

之樂記自

兩

後來諸公往往將人欲

有未飯一處夫性必有欲非

其可去乎欲之有節無節非天也人

其可從乎君子必慎其獨為是

際離合之機毫

其慎則天人

不

朱子語類有

我言商是

非真只是他說

心愚按此言真說透得學骨髓

明道先生云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告

得頭腦分明工夫切當始

中

徐居父問於朱子曰尺已

人不

則又當何如朱子曰聖人到此裏又却有

有人對自家說那人必至殺人夫豈可步到此裏

若一箇道理愚嘗因此言不思之竊以忠

盡其心之謂也非其言也令有凶

於此吾所聞於其讐敵

盡必將至於殺人吾則姑

言者不以告也此人聞其讐敵之言

殺心亦不萌矣吾之言於彼者雖有所

然所以保全兩家實在於此其用

盡於事理自當如此

道理也

箇

援殆

子見南子子路

始夫子入衛

卿可得之言子路

告

之見從也而夫子若以有命則固拂其

南子遂激發其不平之氣忽然見於

時不独子路疑之王孫賈亦

指南子而言也後人所謂

詞微婉故夫子應之亦其 子路簾鄙

屬之甚有未可處辭者故夫子不得已而

然其所謂天厭之者即獲罪於天之意亦

曲折矣此章之旨舊說多失分明區

得當時事實記以供後之君

聖人所

侯氏之說中庸以孔子問禮

乎淺近恐未得為至也

不能尤害事如此則是孔子

不能尔豈所以論聖人乎大凡

一一引證理明足矣愚見以為天高

窮古往今未莫窺所始 土人所不

教無類下愚不殺

能殆此類

作人才厚風

惟尚辭華不復

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而頑善

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官使既多善人

歸厚治不古若無足怪也誠使耶

則人人皆務修飭居家有

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或

易竊則變、則通孟子曰

考之則可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夫子善南人之言殆

術感而發也夫醫乃聖人仁民之術所繫誠

與世之庸醫素難不通經脈莫辨率以僥

妄投湯劑繆施針砭本非必死之疾因而

往、有之仁人君子安

一動心也

養之法其可以不講乎

利人之生而世之濫巫往、作於

眾坐妨人事陰耗民財為害反甚辨律有明

不可不思所以處之方

文王之民無凍餒

五十者

鮮不食肉

得一孟

孟

敢望邪小

苦之状殆一

從

羸餘貪官汙吏二

心削之受三

再而衣食之資有不蕩然者鮮矣此也

所共見誠可哀也仁人君子能不田

策耶

哀

學至於自得蓋雜其人苟能

之其所自立亦可以無四

矣若夫

得言行相違非余之所知也

五行之質根於地而其氣則運於天根於地

而不竊運於天者參錯以成化此理之可

七政之齊昏于舜典五辰之撫著在臯謨

有天時之說其未遠矣五

端夫有氣斯有神有象六

紀然太極之妙無乎不在其七

昧十一行同

者良由昧於至理而溺於偏見耳八

知所決挾如洪範五行傳之類率合九

取或乃矛盾其所當信者而不之十

并

除將無矯枉過正十一

欠

思慮未萌而

先十二

一理字精

所字易知字竟

顧謾天之明命論語曰

則見其倚於衡也非所覺不

養工夫不容有須臾之間者也

近世言太極者皆不出漢儒函

生字意義大相遠若非有

之論是非矣

當理而無私心則仁乃延平李先生之言而

為義自明或謂當理即無私心無私心即

而以析心典理為未善是蓋知其一而不

也且如存桓公攘

喪孰不以為當理謂無私

攘羊申生不忍傷父之志不

言矣謂之當理可乎果如或者之言

為一途而師心自用之害有不可勝救

聖賢立言各有攸當誠得其所以言

說合其理自無不通伊川先生

義理養成此氣合義

氣義自是

本不可言念為

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 是人

人行道始得他日又云中庸曰道不可

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

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与不可

說哉向非伊川造道之

不知聖賢所以立言之意

論也

延平李先生南軒張先生所見皆真有言皆當

為朱子之所敬畏也延平因朱子喜看正勞

之曰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恐先入了費

軒因朱子有人心之安者是道一言明謂此

學

曰執

病所安是如何所安若

以為心之所安以此

是經歷過來方知其為至論不

近者也

逢

南軒與吳晦林書有云伯途前在城中頗

太極圖渠亦錄去但

疑

自道而太極之所

語此正是渠系要障

通

太極則也

是太極

也此於大本

不可訓仁如所謂知者此者也覺

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也

可遂以知覺為此此皆切之

也近時講學之誤正求如

豈易得哉

豕傳神道設教一言近世諸儒多錯會了其所

其在錫無異夫傳與神會德討罪無非神也

不測之謂神道云者合

向只是此理故曰觀

以神道設教而天

王欽若者得假之以欺其

講字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終食之間違

是一般聖

論告樊

數語都下

之

庚辰春王伯安

所作序云大學之

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

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

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

心之本体也動而後有

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

而体正体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

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盡

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

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敬而益絜

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

倘為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

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矣夫

首尾數百言並無一言及於致

有大學古本序始改用致

起其結語

提

陽明學術

存朱子傳註

擬議之未定歟合

就不可謂不勞矣然於大學本旨

陽合之迹乎

王伯安答蕭惠云可謂汝心却曰

這箇便是性便是天曰

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曰良知槩初未嘗

其徒者必欲為之譯之也

大學八條目八箇字序八箇字實須字：看得有

自然那動分毫不得若可隨意那動先者可任

者可先則非所以為能之訓矣或謂物

則意便誠心便正身更不用做

錯即如此經文何須節下而后兩字無取

證於經文反求諸身有以見其決不然者

湛先明嘗輯遵道錄一編而自為之序云

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

兄弟矣而所遵者獨明道何

真其体則也易其

元

其何於人則 之性此

天所賦為何此伊川之言

性旁注云命脉之何難語又如

雍語又曰於穆不已是天之命根凡此為

耶遵伊川耶余不能無惑也定性昏有云聖人之

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 士人之

喜怒不繫於心而繫 也雍語只

吾心本体豈可於事物 尋討然則明道

又何足遵耶名為遵道而實則相戾不知何學

知覺為心之本体凡數處又以天理為心之

示數處不知所謂本体曰一耶二耶謂心

斷無此理体既不容 見其所認

非知覺而何其教學者每以隨處依

此言如何破得但以知覺為天理則并依認

只是要悟此知覺而已分明借天理二

覺上去信乎教之多術也既又

有知覺是心必在 知覺之

誤然問辨續

知性之語

為之說曰天理

物變動不居神妙不測是故知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何謂為有物也答

說見得是許之據此二條似其惑終之解

明洞燭神妙不測心之為物然亦

與天理乎且知微以

甚明不應彼此俱失照也

雍語有云佛之廣大高明吾聖人已

中庸精微佛又何常有邪又曰中庸精微即是此

則是仙氏心体與吾聖人無異矣及

叙之辨則曰聖人之學大至公叙者之

至小大小公私足以

明矣何為又有至私至小之

高明即本覺之境界也此正是元明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殊不知天德乃帝降

中乎不中故小

又義仙氏者舍

衷

以

援之耳

新泉問辨錄有云

一体則夫一念之發以至天下

非余之所敢知也夫程子所謂仁者

体乃其理之自然今欲大其心以包

人為非所以為自然之理也

不亦遠乎中庸論至誠此其極

其天此其所以為

程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章

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須是灼見仁体後方可

助長了只管翻來覆去將勿忘勿助四字

置豈程子之所望於後學乎誠欲識仁須

物工夫乃可格物工夫

不費纖毫之力是誣也凡程子之言具

問中者斷不容易真積力久自當豁然有箇

斯識仁矣識仁固已得其大者然其間精

必便能尽故程子又有存久自

滲漏也以此知吾人為學必

驅如行苟

心此非

速有能

孟子嘗言堯舜湯武反之

仁義稱舜其義云何蓋由仁義

是則所謂性之也行仁義者於道亦無

足者從容是則所謂反之也比規雍語諸

以為由仁義行之學謂世之學者皆

而以伯道眇之其言殊

日致之斯固可以為之聖矣求十二

未易得也彼伯道直假之而已何有於窮

夫子嘗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己乎我未見

不足者謂之用力非行仁義而何吾夫子不

以伯道誨人也為此言者亦何不思之甚乎且

大聖人也其命禹也猶曰子違汝弼未嘗

聖也吾夫子亦曰若聖其仁則豈

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由仁義

蓋如是吁言其可不慎乎

孟子尽心一章實與大學相為表裏蓋

格物致知之驗也存心養性即

修身以俟則

義亦無不誼

學而至於此地位
其孰能與於此

王湛二子皆與今相知於王蓋嘗

細忽焉長逝殊可惜也湛則會晤絕

然兩家之書余皆得而覽之區二之見

因續記一二千冊道無彼此自不容

後之君子幸從而折甘衣斯之明庶

矣

宋儒林希逸嘗著三子口義道有以刻本貺余者

得而編覽之其於並列兩家多脈禪語以取其

昔人固有先得我心者矣希逸高才能之也

雜亦是無柰曾中許多旨何故假並列之

之然於二子本意十

郭張之註遠矣至於老子殊未見得

湊合成文蓋此昏弊初便說無名天地之

萬物之母兩句至第二十章乃曰我獨

貴食母五十二章又曰天下

得其母以知其

五十九

抵久

其極莫

謂深根固

入二

出詞皆郑重則此一字當

間許多說話皆是作用工夫其言取天

言用兵諸如此類皆是譬喻其道不出乎

抵而已希逸於譬喻之言亦看得出

領之所在耳三子首之

論顧其言頗有切中

化之

或窺見一二要在明者抵之

抵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楊子雲可也

雖得罪於聖門多美不精惡足以蔽之如蘇

所論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

中其膏肓之病耳且如非十二子及上

皆反覆其詞不一而不可

一至於此尚何詳畧之足議耶韓

文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

見規其稱仙為西方之聖人可

歐陽子所著本論蓋原於孟

惜其不

二義也

善以誠其身

之理邪慝之息寧須久而

蘇東坡論子思孟軻及楊雄累千百言於

見獨所謂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

却偶中也自楊雄而下以及近世講

在此有能洞明思孟

欺

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兼人心

也程子曰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則專指道

理者故於人心有未暇及尔夫理之所

焉理一定而不移神萬變而不測凡

皆然須如此推尋心之義

上三句未句則明有所本初非臆見

信也

困知記三

凡三十一章

大學誠意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修身是磨
工夫

大學所謂明德即中庸之所謂德性

言典孟子集註心之解無異恐當與德性

解說於義為長

生民之詩恐當從毛說為正元

雉明然姜嫄固為人婦

此常理也 謂之

見棄者

可形

女子之比其為祥為妖

以驗之至再至三而不死則

固天意之所存也何取於巨人跡乎

說亦正

先天橫圖最宜潛玩奇偶二畫之中

着太極兩字其旨深矣陽陰

容有纖毫間斷但畫而為圖若非留一線

奇偶無自而分此即邵康節所謂一動一靜之

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偶畫亦有空者蓋

之分實一氣之運直行去為陽轉過來便是陰

空一線方見其轉折也陰之本体只是後半截

只此一奇一偶毋加一倍其數至不可

至六層則三才之道已盡圖雖

甚顯要在默而識之

范景仁司馬君實訂以文王配上帝終周世

當為不易之論

孔門諸弟子之言散見論語中

第十九在內若

得尊聖言之什旨

畫

挑

洪範五行

之初所謂民

然必稍有知識習聞師訓乃自

其用故次之蔡傳謂五事本於五行也

庶徵心於五也詳經文驗用之義本也

又以庶徵配五行則箕子原無此也

質附於地庶徵氣也氣出於天以潤

觀之謂在天為五行非其美者未庶也

順經文解說便見天人感念之理似不必過

腦

兩字方見頭腦分明

中庸章句謂非存心無以知不存心也

致知說得極是但謂尊德性所以存

存心養性之一似乎倒說了且專言知

終是欠事余嘗再三尋紉見致廣

是致知工夫極高明敦厚而

問學之事即所以尊德性

欠合又

得

以體認

言德之大 句是

萬為千皆小也自其体終

亦大乎德性之中固無不具

其大而專力於其小也恐不須分小大

林次厓昏雖嘗引章句為證只是要

義無取於小大也

議禮最難蓋天下之爭在常有變所

皆有不容易者要在虚心無我庶幾得之

偏狗則更無可言者矣

禮之廢莫甚於近世更不忍言其所以異於平

者當衰廢之在身尔况復有墨其表以

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時

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夫

嘗聞京師有講穰搶之議士風之陋

家之福也此當有任其責者

詩云具天曰明及尔出王具天曰且及尔

無日高之在上陟降厥士日臨

明只是人不可見詩云雖

虛無

曰

有來難

此數句但覺其妙而不能

劉靜修有詩云鳥色似共花枝

覺得頗露筋骨楊月湖特稱賞之人名

陳子昂感遇詩首章僅四十字太極生

消長之機隱然皆見於言外非有所

然不知反求諸身只將作外邊物

於脩德之美知者見之謂之知其諸若人之

孔父仇牧荀息之死春秋皆昏日及其大夫

故為聖人所與余意不然仇牧事迹弗詳姑勿論

若孔父狗其君以教戰殃民二心離矣荀息

君以廢嫡立庶諸大夫之心貳矣督與里

乃敢肆其逆謀即

其大罪而取其小節豈所以為訓

所以曲徇其

知貽禍其君若是之烈而其身卒亦不

身家之利果安在哉竊詳經

不忠之罪為萬一人臣怖

目

荀息

於獻公未也

志所以貶荀

人者必非聖人

死亦可何

以傳考經之事也以此傳之真偽程子此

秋者斷不容易傳之所以有偽蓋

憎之言何所不至一也

既久親從而正之此史家之通患也至經

無所苟故凡三傳之說有與經文不合者

以經文為正則辭不費而理自明

何說得相着事勢至此要是無下字處在聖

不可知耳

唐郭中令子儀我朝魏公

之學問與伊呂殆相伯仲矣

人莫貴於自反可進德可以憲怨可以利口

其說已備於孔曾思孟之昏但少見有

耳若每怨天尤人而不知反

即有礙耶

告子必義

亦有所

之与比就典

論衡述太伯入吳及後來坊

必有批謂太王薨而太伯還尤可見其

情不失送終之禮果如是毫髮無遺恨矣

吾家所藏王充論衡乃南監本卷六

序非有本之學不心為

所著各凡數種意必多所發明惜乎不可混

也

文貴實詩昏之文無非實者易象象之辭特奇然

實理無一字無落着故曰易奇而法近世作者

以新奇相尚要皆子虛烏有之類耳

文起八代之衰此韓文公之所以為文也近時

反極力追蹤八代

明道先生嘗歷舉繁辭形而上下教

曰阴阳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

最分明元来以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

當為斬截之意蓋立天之道曰

阳之謂道二語各不

上下渾

則下
分也

理同而氣異氣同而理異此兩語

下之言終覺有礙必須講究飯一方

明道先生答定心 有云且以性為隨物於

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

性之無內外也此 人句最紫西

分明去用廓然大公物未順忘工夫方有下

無內外云者內外只是一理

余嘗誌楊之恪公之墓公所著述昏目頗多皆堪

見刻本公固近世之名臣也錄中所采不謂之大
休有容可乎

文

知言

荅胡子中大丑昏

頃承見惠長昏欲以發老朽之所未發愛厚
日忘之第素愚且老媿一愧二愧三

乎致知格物之說不下二千言大槩以神

將誠意与格物 打成一片更無先後之

大學經文容有未合程朱訓釈更不待言

說甚長其未明既久非有定見

可為講學者只緣燭理

商量切一是

記凡六卷首

經二十年体認之功

勤而反躬

終未之有得也年且老

能復少進乎四續刻克因昏以寓歎

嘉靖丙午端陽

日

識

當自修

之於篇賢契既不

如黑白之在目然而未聞稍契

亦將何自而入以究其是非之實哉况

然賢契格致非僕所敢知其以獨

之地則固自修之第一義也誠加以固

必無自欺必求自慊了以固

驗乎老朽屬望實惟在此計亦賢契之為自

能自己者也更有少流未昏所奉竊致事物之

句朱注原作至字又窮致中和之理一句則朱庄

之亦不容不為之別白也一字異同毫釐千里

照悉

典鐘筠谿西卿

四月六日得去年五

之在日也欣慰

之氣不衰進修之

年來逾覺衰憊

無足為知己道於

言過重

筠

養

見之

新奇而

乎以此知高明之

忘僕將不至於孤

緣報首以資切

午秋嘗辱昏及賀儀

姪入京覓便轉寄不

兒抄白原昏寄上又不審何緣未達淨如簡云

此昏恃有令郎大人可托亦未卜何時方徹尊

即克承家學才志卓然雖仕途稍淹要為遠到之

必多著述如疑詎錄之類便中倘蒙寄示一覽

啓發幸甚拙記頗嘗增流及近答其甘泉目

輒以求教有合商量

勤馳邈惟冀為斯文

與崔後派

石江少宰追家承

念伏自 光膺

屢欲專之

事高

將

崇

詳而執事之

然僕以所通之

亦不能同也未審

益曠有書不能

斯道之明且行惟

留意也茲過舍親

伏希亮察不宣

荅蕭一誠秀才啓

音尚不通蓋兩年矣近得前月二十二日所

疑問十六條披覽一再足見向道之勤良用嘉

書中開門納士之諷似猶未免於殉名也老夫

歲久間門無日不開用未嘗不司耳所

不惹心條荅此

標榜誘也使來是我

有味於聖賢

之尚多是主張自

然殊不知所以

同文能挾所

別難

又

若之

窮

緊要

晚年者也

今吾子云然是乃

及矣尚安能有益

其失哉雖然

世以未終

故何耶患

子云助之長者樞苗者也非徒無益又之

云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

皆切至之言吾子盍試加循省倘微有此病宜

循恐脩

深力到自當見瀑分曉切不可着一毫安排

私所見果親則凡今日之所疑者皆身與然引

無事於多辨矣不

所短後生可畏必

大極述

周元公先生之太

章之者至矣愚嘗

義然不無少疑

三

定耶

定耶為定天

人之所必無以為

曉朱門嘗有問及

工夫僅有君子

雖極力模擬終涉

於自然恐未可司

間

頃因朋友聞有論及周學者愚謂千十造化

學体用之全易中言之甚悉太極圖說殆不

盡

如雖可此言而意則未昏也於是畧做周說首

天子

先夫八卦揭千篇端其象既陳其妙因可默識

心車一何如身此皆傳吾夫子不致

辭故名其書

在血脉貫通

書例云

八

卦

易有

太極之

於一動一

是故剛柔相摩

日月運行一寒

述此以明

網構

天地絪縕

之謂道繼之者壽也成之者性也

述此以明萬物之生無非二氣之所為而一

具一太極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述此以

善而其分不能久也

君子体仁

負固足以幹事

述此以明聖

大哉乾乎剛健

吾夫子贊

文公細

整

余嘗著困知言

者也以俟後之尹

鉅冊蓋非所喜

梓操筆輒書粗

日力勞心思不

以類相從得二

吾後人餘稿則

不免為此聖賢之戶可得而入之後之人於吾晚年成說身

以踵余愧此余所以垂示之意也其慎藏之

謝 恩疏并部咨

禮部為謝

恩事儀制清吏

京吏部尚昏改吏

該下同 該禮部題為優

聖旨羅欽順部首

撫按官

應用

欽

該下同

該

縣

欽差巡撫江西等

按江西監察御史

即望 謝叩頭祇

思伏念臣性

久縻倉廩之儲

庶勉策於疲弩

方當杜門伏枕之時節奉典禮持衡之命作

可恧揣筋力

光易邁但期勉率于天常正學難明更疑青

訓願聰明之已耗嗟志慮之

皇眷門墻卑淺

侯之接居慚感與

皇上仁配乾元德符

兼乎百王甄陶

露之甘濃慶洽儒

媿已負於

四

紆 擬

九

高
祖訓思

郊廟尊嚴百神受

聖壽於無疆固

皇圖於有永非獨異

臣感極詞繁無任

使司官奏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更了禮部知道欽此

送司按呈到部 具讀前疏仰見尚昏羅 矣

原德修祀總以望重於 朝野縉紳仰為斗山 謝而勸規規者所之憂 國既還田而念

主實猷畝之餘 允為

社稷宗工人物司 日後學所當誦及者也

咨前去煩為欽

整菴履歷記

余平生無可稱述

人知之居間無

繫於其年序可

成化

田

五

行川

七年辛卯春初

祖母王夫人先母

初入學便循

十一年乙未先

館余後受末初

十三年丁酉夏生公膺陞藩聘往言蘭生

還鄉應舉余獨憂一奮讀唇習字未嘗輕出間一

日則往就司訓趙先生解繹大學教條畧能領其大

昔朋輩或相遊戲輒辭之蓋性所不好也

十四年戊戌春正月例改題門符余輒題兩語

規於事為之末但勉之於仁義見者頗

賞三月先公眾

道此語何尚不

乃遣從丁宗

篇未午呈稿覽甲

格且如其故矣

所作良不

公

又

二云吾

空老大還看

已不淺矣丁先

所重後中成化

十五年己亥春

療勤至既愈日

十六年庚子春王應禎先生學

天錫同

錫長余一歲頗見推讓其秋先生及天錫皆中

後先生未仕卒天錫亦中丁未進士累官柱

罷

十七年辛丑夏五月余受醮命娶于同里曾

月先公赴京

十八年寅春

守制未暇喪

十九年癸卯

卧病時生儒未

之令嚴甚不

二十年

二十二

時提學為瘠

弘治二年己酉

學教公靜之

三年庚戌

率性堂左右

五年壬子秋赴會城應詔八月

作比曉息僅屬勢頗危日中猶未能食既而

夜精神亦稍已決意不入場矣所親力強之

吾當出宣具粥以需竟如所約三場畢自度必中

當不出十名然不意遂叨首選

威同舟以上

賢夏官臆月既

六年癸丑春

七修撰錢典謙

業者作士夫往

非余本

葬

成之賜

閉門讀昏天

生及考滿訓導

見者悉堅

也

八年乙巳夏四

助教徒居退省堂問教日輒一十二月

夫人之計

九年丙辰春一月先公乞休得允遂同舟南

三月相家以十二月襄事

十一年戊午春三月叙服夏四月始出邑城謝

友冬十一北上

十二年

遂同居百

封先公編脩

十五年壬戌春

優而歲鋒歛

時堅然

先

孺

先年起

司業以需而令

矣夏六月履任

辨紛如余謂放

非稽考之請予

謗文集

南監者正宜及時作養頤往

可惜請立法以拘制之當道雖以為然不肯

吾所立法蓋性惡人情不便也

養請先公許未一視迨祝則留仲弟允迪所專

往乃至秋八月大司成章公抵

間之者頗

自是凡事必

乖隔然書尺往來

也

十七年甲子冬

年所焚

磋耳

十八年乙丑春

養馬端肅公時

有兄弟三人

行原籍七

正德元

否倚閣踰年

二年丁卯春有為余叩其所以者。談司固云例

及檄有司催還任款再疏慮曠日彌久乃以

月復拉南雍時大司成見歷城王公勅也

三年戊辰春二月將滿考時逆瑾方作威福南

用其新例將以余給假台人具表還任在新

前兩月 奏

太宰謂余奏

無事余心知奉

生而尽棄之乃

早為發奏俾某

四月得

告

五年庚

之 命

六年辛未春三

五月上献纳累

急遣人奉迎

居

七年壬申夏四月以新例

使未迎以林余送至嘉真而别抵淮安病不能

就请告踰月而至罷江寓禅菴以俟报部昏至

余还任理疏懈之秋七月流贼刘六等驟至

上人争走避余不得已復入城八月得报陞商

常少卿知再疏未達乃復令人入

旨不允

欲间居

八年癸酉

有郭琬者奏称

奏乃得冠带其

盖虚街

將從之

太祖至親滁陽

以郡明有差等

設以境令

俟之後

吏部冢

奉快

奏祀滁人聞

命下莫不快之

太過人性之蔽有如此者余又考

勅賜滁人

碑已明言王後琥雖或有未歷如碑文何當不

後缺祭酒余連被首薦皆不果用有一前輩

不粲然每見輒致寬慰語且諷余

知因賦

談性理

及再見顏

十年乙亥

人曾元之在

得之者

得之者

而不壽

冬十月令

十一年丙午

自陳乞休

十二年丁

自家奉山行

張家灣乃疏乞飯省至儀真修

迤邐西飯沂章江始得報有旨給驛無

二月抵家
三月
六月還任冬十二月滿考即日

乞休沂江西歸

十四年己卯春正月抵家三月身

聖旨

未幾又得

十五十庚辰

聖旨羅欽順

管事不准

免有悔

考闡蒙

皆如制冬

毅皇駐蹕通

十一日賜見

駕至偕文

請寘

御坐旨則司禮監大監由

如此初九日晚前行候 駕次日午 駕乃還

天地奉祀 獻北海壇

十六年辛 春三月十四日入奉

遺詔四

令

收余

開具

聖恩所

欠明遂

知者見

君亦不可

秋七月大

於是白巖

先

新君曰

其協心計

重地乃以咨來

留前任者欲與同事數月時某已

議余皆也言官嘗有所指劾覆表

無敢阿私治所罷官有負緣內

其交

法司

巖

聖

嘉靖

勅諭充

克分

巖乃方

乞 聖

尊仰之

惟

夾

病

乞

聖旨卿父有疾准暫回省視馳

任管軍十二月抵家

指館

四年

庚

夫

五

賜祭

六年丁

聖旨御

恩

食米

吏部咨到

思冬十

謀

迂

又欲

舉皆所以

地

志也是役也

七年戊子三月十三日御史會薦十一

前後被薦不與教雖三人被作

多采 余

山

夏

念可

其位也

下詔

十年

以是月

鄉約

十

十

詩文

昏遣使以初十

抵家親朋見之

右士夫社都者凡十人賦一賦

十六年丁酉冬次兒珮得告飯者

十七

冬

右

十八年

外祖考妣享石

其遺

温旨身

二十一

月庚乙

向於蘇

嘗

詳所

記兩句云才

先公眉壽

二十二年~~三月~~七月初得曾孫男字之曰

二十三年甲辰~~八月~~八十生辰前後

十時

二十

公春

旨及門

是月十七

謝以

整菴羅姓鉤

月八日

一人薦

孝商

編修

公還鄉因疏乞終養當道持不下

益甚奪賊為臣庚午秋瑾伏誅例還旧職

南京太

滿考

夏有

旨

月

武廟上

今上入繼太

嘗連

捐

京臣

明乙亥夏陞南京吏部右
色卯春改吏部右

召卷

聖旨卿才行

雷如何

食米

重

聖恩

我平生

成

之理嘗切寃心而

前後凡

何風雨晦冥不忘所業以

明乍似

五無所不用其誠

矣不

外

御

縉紳世

上所首

小自非道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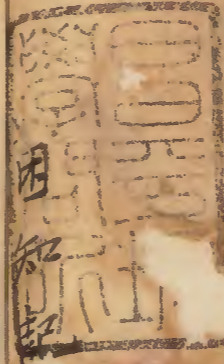
百世

百

微

鮮

亦



女位

尹廷孫男

歐陽欽

行動須

真

